逃虛類稿

遯庵類藁卷三

獨庵藁

送城隱菴住天台金仙禪寺序

古之有道之士身愈窮而道愈盛位愈卑而望愈尊蓋其重於在己者而已重於在己者無需湮谷之間蓬藋之下採而飲丐而食以卉為衣以苫為槁与蛇虎居与猿狖遊而樂之終身有不厭也故樂山之勝發神鼎之乾殘風冗之日乞玄沙之接氣而未嘗以貧窘為心而樂之不厭故其道盛于身望尊于時

無清磬于千載如一日也或曰智覺之於永
明妙喜之于經鳩千礎之廣蕩指之衆床座
崇設鐘鼓迭震王臣之所致仰龍象之所圍
繞及不若藥山神鼎輩之窮之者耶余曰不
然智覺妙喜藥山神鼎輩皆大有道者也豈
擇地而安乎使藥山居永明之場而不爲侈
妙喜処神鼎之地而不爲窮何哉善其道之
既同而樂之豈有異焉耳天台城師蘊海沉
厚雅澹然有道者也今年夏所司選主郡之
金仙金仙于郡剎位安弗崇而蘊海怡怡然

而自樂誠重於在己者也比考試於
京師僧道業中而還乞余言為臨噫福菴之
行可尚矣予欲无言得乎姑以古之有道者
序以規之

送芳上人遊甬東序

洪武十三年秋七月余游甬東扶策振襟踰
江絕海凡會稽四明丹丘鴈宕名山勝地計
必欲到古佛化人者僧儒士計必欲謁以厭
遊觀以廣識見矣錢波之洶涌鸞嶺之崔嵬
道塗之危難豺虎之橫虐皆弗暇顧也然登

陟躋扳既勞且苦目酸足疲程莫能前遂率速而反也于是遊紹武林休于南屏之下適月嘉禾芳上人雅々焉而來恂々焉而進禮而告曰蒙亦將遊甬東請予一言爲途路之警辛力以無似辭上人幽閑雅澹誠有志于道者豈敢靳其言乎夫人之遠游歷覽非青年不可也其時色充而氣驕志壯而力強虽艱苦險害而有足當也余又矣病且衰志欲行而力不逮故常遂其所計能无憾而已乎上人年方壯于遠遊歷覽宜矣名山勝地余

生之所未履者上人須到也古佛化人者僧佛士余日之所未識者上人須見也明年七月秋風起蘋末余將掛舵于浙江之上以候上人之東還必有以語我也姑酌茗以餞其行

贈倫鑒董仲職序

余昔居鄉里時有傳神者自以其妙藝絕天下嘗謂人曰欲余傳神者非冕旒之尊必貎憚兜鍪之貴吏布衣常帶非錦稱天下士者吾弗與焉余見其大而誇意其藝必精且良

及請而試之乃知其六法二者余遂契而絶与交接也今年春余之錢唐道經吴江之同里過友人家因睹其像甚肖無毫髮遺失向其画者誰欤乃曰董君仲戒余以其藝精且良非向之所見言矣大而誇者余私喜之矣一日仲戒介友人過余客所而來見焉未幾余以向之所見言大而誇者為仲戒道仲戒乃憮然嘆而謂余曰此妄人也非藝人也恭之挾是藝予湖海間二十年矣上而王侯將相下而緇黄儒素之士至于畊釣工賈織畚

屠狗之輩凡戴髮含齒者無有求而不与也
蓋以其貴賤賢不肖富貴老幼之容苟余西
之使其觀之則必各有所感發而反求諸己
而已也故幼者得余西焉觀其少嫩之容則
思所以力學而至于有成也老者觀其衰憊
之容則思所以保啬而享其高年也貧者觀
其寒陋之容則思所以命分之定而無諂諛
怨尤也富者觀其豐潤之容則思所以持守而
无驕且吝也不肖者觀其淫躁之容則思所
以懲惡從善而慕其賢也賢者觀其温謹之

容則思所以進德脩業而推己及物也賤者觀其卑易之容則思所以服勤而事于上也貴者觀其尊嚴之容則思所以倚下而從衆也故余之見也如此而樂從其求況瑩人也豈有拒人之理哉余聞仲職之言益知仲戢爲賢夫非惟勉其同流亦足以激厲吾李堅人之道者余以仲戢豈可以向之所言見之而誇者同日語也仲戢臨別欲徵余文以贈余復何言哉遂書仲戢之所道者以贈之云

送瑾瑜庵住鎮江府報恩禪寺序

佛祖無上妙道以心為宗幽深窈渺泯形迹絕言義離之無見也聽之無声也執之不能及也擬之不能似也如此則學者其可奈乎學之不可其可已乎已之也則佛自佛而衆生不出乎衆生矣故佛愍之惻之援之与之於無言說而言說也於無指示而指示也故有典章設施拈花示衆者此不得已也後之祖々相承或為廣說或為畧說至乎用喝行棓舞笏輥毬此豈好為戲論者哉亦皆不得

已也宋司馬公嘗議吾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時公之為儒於方技性命之奉無所不達豈特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也愚謂當公時居師位者或不得已行之不卓宗眼之不正務張綿詖務以惑衆故公已之不得不責是說也若果不知吾禪家之妙而有是說者其可嗟也欽天台瑾師瑜璠慎靖而沖澹博洽經論得禪主於育王大千照公然其已行之卓宗眼之正宜其出世而所於人矣洪武甲子夏六月京口僧綱奉師

主於郡之報恩來僧者試其業榮中而擢任京師同宗之士咸賦詩以餞之徵余爲序余於師愛且敬豈可無言已乎余期師之從茲剎也踞猊座秉塵拂敷敭佛祖無上妙道大夫士之來相見有如司馬公溫當以無言之言以曉之則幸矣

送日本然藏主序

貢之美者宜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故越溪之娃施朱鉛而嫵媚也楚甸之木斲樸棟而愈奇也蓋天賦地產間異殊致而非偶然者

矣聖人之教自身毒流于華土暨海内外莫不皈之然宗其禪學者尤燦然從之大叢林其楗之聚何啻千百無間北南至摩于閩肅慎新羅扶桑之人無不有焉莫盛溟渤之會群流上林之歸宿羽也然人之聚其室同其學聰敏惠秀者得之深椎魯鄙劣者得之淺故弗能一其致也于閩肅慎新羅扶桑之人資禀不同獨扶桑之人清劭婧朗処叢林習禮法約歷歲之久其坐作動止應对折旋与華人不少異蓋其天賦地産而非偶然者矣

銘勛扶桑人也来中吳万壽泰堂中師萬壽大禪林也師以勛爲賢命典藏室内外之李無滑其深非聰敏惠秀者於信乎質之美者宜其文材之良者適其用勛也非質美而材良者於茲勛之行矣吾將見其文之至而用之大也勛其勉乎哉勛其勉乎哉

送程民善還韶侍親序

木生乎豫章非凡材也鳥生乎丹山非凡羽也故物之良者不能自良也必由乎地之靈而致然尔況其人乎夫人之生奚乎其物無

地而不有也聖賢豪傑所出之地多於名郡佳山水之間以其窮鄉早陬荒郊黃竹人跡所不及者曾不見有其人焉程君民善吉安人也吉安古廬陵郡自昔所稱人物多間安英偉非常之士蓋其山川秀異風俗忠厚不得不有之矣故民善之生於是郡也具聰敏之姿年逾弱冠好學而發之猶篤於孝友非名僧才士常與交也嘗從家於廣之韶文從親命適遊于吳之羅今年春將還韶侍親介其友孤雲師徵余言以贈孤雲余知其簡於

友者也民善必賢矣故弗讓而言曰吁民善之生于吉安也歐陽公所出之地也徙家于廣也大舜鼓韶之邪也商遊于吳也泰伯三讓之国也夫民善之出処遊歷六皆得其所哉余聞九苞之鳳非梧桐不棲千尋之木非岡陵不聚其信然矣今民善之帰也上堂問起居奉甘旨必將竭其孝也竭其孝也則韶之民聞其風而被其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孤嘗歆余言俾書以送之

送董仁仲知莆田縣序

天下郡邑之民其為民一也然其所以異者
特風俗澆淳美惡之有間矣故凡長民者得
其人則風移俗易澆可使之以淳惡可使之
以美不得其人則反是焉尔
國家混一天下於郡邑之官猶精擇慎取而不
敢易在必得其人而後已丹丘董君仁仲有
司以才舉之貢于吏部遂于相府而闕于
上授知興化之蒲田縣蒲田興化之上邑也山明
川秀甲於閩中其民純儉服勤畊桑素習禮
義其風俗於它邑為良今仁仲莅于斯也必

能敎之以德惠施以政教使其民之淳者愈淳而美者愈美矣昔濂溪周先生知南昌其民更相告切遠教命仁仲儒士也篆濂溪之道者也其形頎然其貌豐然其儀肅然而壯使人望之神融而意化既即之而聽其政教者哉將見其民之切遠教命必有如於濂溪之於南昌矣京師大士咸幸蒲田之得賢令也復李仁仲之得良民治為可賀也故於仁仲之行贈之以言者衆焉余雖道不同也於其行亦宜序而送之

送伏晦中住興化府囊山禪寺序

百丈大智建立叢林以安廣衆始有住持之設夫住持者傳弘佛祖妙道開示人天正路其人也必解行之妙年臘之高道德之隆其聲光學問皆足以表于衆者始克居其位焉故自昔能膺是選而任是職者難乎其人然得其人則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不得其人則叢林廢而大衆失所怙故任是職者豈易爲之哉近代之下古道日湮而住持之選亦濫舉其人也必曰某有財力某有機變某能

熟安故應戶後則舉也縱有解行之妙年臘之高道德之隆足以表於衆者及以迂而不合矣嗚呼法道之不古者如是也欲使其有財力而住持者猶賴之富可也有機變而住持者揚備之智可也能熟安故而應戶後而住持者里胥廝養之徒皆可也叉奚必圓顱方服而曰傳佛心宗者耶

上自開國以來萬機之暇留心聖教敎官分司以理其衆鉏奸剔蠹欲復古規故住持者非解行年臘道德閫望皆足以表于衆者不奉也然

舉其人也所司試其學能中其式者始可得矣財力机变熟无故應声後者則鉗啄佛道若此則古規之後叢林之興可立待也莆田伏師臨中行解俱妙臘高而德懿所司舉其任持郡之囊山禪寺今年夏來京師僧省試其學果中其式將行也徵余言為贈大囊山古禪剎也而臨中主焉傳弘佛祖妙道開示人天正路余見其叢林興而大衆有所依矣其可賀也夫其可賀也夫

白檀香觀音像贊 并序

日本僧巽航海来中国從師學細大法門有年矣褁中常负白檀香觀音像高僅盈寸大不踰指兩髻垂肩冠峨然而被瓔珞天神楊風飄飄不斷若髮莖以蓮花座以須弥置于髹龕隨处奉供觀其巧妙殊特矣中国之名工弗能製也海岱天寧璩公与巽友善求而得之日夕保護以為法王大宝每所希有公於洪武乙卯以名通外李被召赴京師亦賫聖像以從公試藝春宮志不

願出得

旨賜還林下有同與其

召者巽行權師諸抾聖像禮敬忻慕心無有已

公乃逞巽行寫所安奉故余亦獲瞻仰如子

見母不忍舍去於是巽行請贊余竊自念曰

衍平生於顛沛患難中累蒙大士冥護矣舍

頭目肢体不足以報恩思萬一余豈敢辭謹

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猗維聖者具慈運悲以無作力攝受群機應

化十方弥綸刹海不動本際得丞自在以無

去来示去来相以無小大現小大量如春在花如月在水自然而然無是不是観々聖徳諸佛称揚真性慈像刻白檀香高僅盈寸大不盼拍相好殊特紫金光聚奉侍為誰比丘中巽航海来呉不離日本随縁赴感物々圓通日擲与権致仰冥窮我観聖者乗大願王歴僧祇劫誓度衆生衆生聖者若子与親子親雑異寔本一身願我現在脱衆苦患用假筆舌常陳讃嘆

観音行海像讃

歸命過去正法明現前菩薩觀自在不舍中因中悲願力以法性自入法等法界衆生數無量凡有心想悉能應衆生心想各不同菩薩應現乃隨類一身而能應衆想凡夫聞之隨疑網妙圓通力大自在以無有心故如是一身普入一切身一切身入於一身譬如一月印萬水水雖衆多月乃一惟水與月了無碍菩薩圓通亦如是又如万鼓一齊擊鼓声雖衆聞乃一声与聞了無碍菩薩圓通亦如是或現鷹巢拌鼓中或携魚籃入闤市或処

妙蓮花世界或生南海宝陀岩不離識境色
是空常居净土空是色〻空净識悉平等菩
薩圓通妙無比有唐西師吴道子曾入圓通
三昧門菩薩灾現諸相将筆端写出皆合妙
菩薩蹈海如履地珠衣飄揚随天風善財恭
礼涉波濟了無鷩布得自在今之西者誰氏
子模得其真良可羨使人見此宝月想離諸
垢染身清净身獲净清得解脫此是菩薩勝
方便以此方便施衆人盡未来際無有盡願
我速滅愛欲障願我速證無爲果願我速得

大智慧願我速具廣詞辯願我世世如善財常隨菩薩得請礼

觀音畫像贊

衆生迷本聞循声故流轉菩薩妙無間以諸法空故諸法既宗滅菩薩空无相无相乃寔相應身故隨類猶如春時風亦如秋夜月周流十方國了無有所礙攝受諸衆生而無分別不可得菩薩即衆生衆生即菩薩無不有差別而現差別相衆生故有求菩薩乃能應常在白華岩宴坐紫竹林閑化諸方所曾不

離本位善哉覺衆生是名觀自在

文殊菩薩贊

稽首文殊師當來普見佛妙德如須弥勇健無与儗毘贊釋迦尊閑化娑婆界維摩曾問疾勝義說不二楞嚴闡圓通妙智留走珠或持持於千鉢或現於五髻或來福城求提獎六千衆或為妙光師教導諸王子常在清涼山善住金剛窟万衆長圍繞听彼師子吼

普賢菩薩贊

洪惟覺有情故号曰徧吉身成白玉色五十

種妙光及諸毛孔间金光流晃耀入解脱境界獲十大願王示我同体悲不勝难行ゝ輔佐于良能攸以谐滔和廣度于一切悉趣薩婆海善財菩薩子恭礼问侑参五惦為宣説一ゝ难思议善哉白象王回旋良可畏

三教圓贊

瞿曇古佛宣尼古人咄哉老聃三聖同心弥綸八荒包括萬象影玄世间天日之仰即一而三即三而一稽首贊言虚空著筆

四賢圖贊并序

夫虎猛獸也去之悍夫烈士遇之則必心顫膽慄而彝且逕焉豐干禪師及寒拾二子嘗於天台山中昇之間睡不其異乎然異之者衆人也智者必不異矣何哉蓋知至人無我抑有虎耶雖與之睡亦不有其睡矣宗杲楷寫為圖以傳于世觀其用意深密筆法精到亦可謂能品練川信氏得而珎之徵衍為贊故贊之曰

以虎為虎見之必驚以虎非虎見之必迎虎之與人均一佛性同居睡鄉咄此三聖之心

無礙乎等大慈我既不有隔亦無為我即是處處亦是我一實尚忘無可不可曰圓與贊

是為權門拈諸半偈以譬其旨

三高僧贊并序

夫僧之高者古今世之所罕出者也其道行峭絕踰越羣類處岩谷草澤間飯粮拔栢優游戲年王公侯之而不趍威武加之而不屈卓然猶長杉巨檜歷霜雪而不变其操出言吐辭亦頗譎怪遊戲自如曾無有物能累其心者得名為高僧焉唐之高僧曰清晝曰靈

微曰道杓者交遊薦紳間以詩章唱酬而不與搢紳大夫士相頡頏於声勢之道故雅俗無不稱其為高焉謗美之曰雲之畫能清秀越之徹如氷雪杭之杓摩雲霄蓋三高僧非以其詩得名為高良由道行而致之耳吁三。高僧果以其詩得名為高此誠不足高直可少之而已也殊不之於其詩唱訓詠歌出於道腴則其高固不在乎詩而在乎道也樹生千載之下朴鄙愚昧竊慕夫三高僧之道勉為贊詞俾吾徒知三高僧之道之高非繫於

詩也贊曰

維師曰畫道數　德茂藝揮詞華山清水秀蒋紳遊從魯公惟學遊矣云遠声華弥壽維師曰徹律嚴行潔岩居水飲臥介卓絶陶情寫景餞冰啄雪陵谷有迁道闡难滅維師曰杓行実弥高道氣耿ヽ凌雲層霄驅龍降澤噬枯沃焦四海景慕儀中之濛

十六羅漢圖贊并序

梵語阿羅漢此云無李言其觀練薰脩斷上八地七十二品思惑俱盡四智已圓無法可

學故名無李又云無生又云殺賊又云應供
從怖魔以稱死生從破惡以名殺賊從乞士
以成應供因含多義故不翻梵語也此果列
號有九種曰退曰思曰護曰住曰進曰不動
曰慧解脫曰俱解脫曰無疑解脫慧前六種
約根性而立慧俱二種約觀行而立無疑乃
根性觀行兼舉耳如上所謂並隨果位而言
之也若以法華內秘菩薩行外現是声聞者
此特影其迹不可以果位局之矣楞伽有三
種一得決定性二增脩菩薩行三應化佛所化

決定性与增修菩薩行者隨果位而言之可
也應化佛所化者又豈可以果位局之即如
佛每十六大士神通妙用福慧兼備得非應
化佛所化者乎月潭淨上人蓄水墨西一幅
其筆法類貫休頗精妙法蓮耳聃真老比丘
相不知十六位中第几位也上人請余贊余
謹拜手述阿羅漢之大槩不同如此乃復贊
日
聖人應世務於利物不定其方有泥其迹陰
陽罔拘鬼神莫測詎同凡論欲畢厥衷是阿

羅漢慕滅脩道用已智力斷彼煩惱四果定位九種別號隨号是常局位匪妙內秘外現猶石舍玉垂同幻人真不離俗应佛所化豈惟十六游戲自在福慧具足睦莊西者十六之一遂百稿頃獨坐若石合掌受供量瞎其側呼為應真天地縣隔

窮陰厚禪師印章舍利贊 并序

吾宗之得佛祖心髓具大眼目者多晦其形迹潛其声稚處山谷廛市間与尋常人伍或發靈瑞於生前显光明于歿後使世間人知

其為法之妙響應而景從者蓋其光明靈場如春之在花月之在水无非有意而為之也率皆出于自然而然者矣雪陰山元翁本禪師西丘下三世孫也心契佛祖道乎天人八十有四步龍鍾而久童稚隱德恭行於家林有年矣海內衲子不憚千里重趼來叩者湮接其扉禪師于語默咲欬動止頓跡死非直示此道故虛往而實還者多矣一日三韓僧希壽持卷求偈禪師惜其誠敬展卷泚毫大篇長句一揮而就使名印于上啟遜取之機

見纂陳有一物槃然而起抉之其大如菽光明燦赤乃舍利也人皆偉之禪師曰吾無有也慎勿誇異於人余嘗過禪師而獲睹焉既而嘆曰夫舍利者乃定慧力所成就佛法之明驗也然多出于人毛髮爪齒肌骸之間以彰其志行茲生於印章亦猶筆焉詎禪師之有意而為之者哉蓋印者信也舍利之生于斯者要欲表其大法光明無乎不在而起人之信也矣於是吳郡道衍 拜手説偈以贊之曰

舍利至神物至人斯能有斯由定慧力堅固所成就生于肌骸間往〻日所睹藏以七宝塔龍見咸戴仰水火莫能灾天地有变滅此物終不坏元翁真古德厖眉步龍鍾西丘三世孫妙契涅槃心千侶如淵默祖佛同一舌舍利出印傳於安寔希有炯然儿累向見者悉起信若作灵瑞想病目成空花不作灵瑞想渴鹿奔陽燄二想不可得一切皆光明我作是頌詞如露滴六海普願諸有衆切生增上慢稽首十方佛稽首六代祖於刹〻塵〻

證我如是說

沙大用小像讚

出于閩之右族習洙泗之威儀發無衆異心毋自欺惟懌冠裳之典雅不貴裘馬之輕肥其潛縱也無間於市廛林藪其適意也有得於尊俎歌詩人不尔知而弗愠即以終老亦奚疑誠古之樂天知命能処慎而安于時者也

楚石和尚賛

峭峭奇骨凛凛英風標一代之美居萬夫之

雄隨机應用　若雲門大師俾李徒望風而至
信口答禪如趙州古佛令辯者歛氣而降不
啻渡河香象何異出海傳龍生緣衆山而化
行兩浙說法　龍阜而名徹　九重論咒神
事繫伏黄老異流和寒拾詩歷伴鳴儔鉅公
此篇師生平之末事人猶口之而無窮況其
於一毫端撐寶塔之光〻向微塵裏幻紫閣
之重〻至于掬涇火聚揭骨靈空掃蕩吞托
遠邈超出佛祖位中真為妙喜六世之孫而
大振濟北之一宗者也

張宜齋小像贊

溫然若玉君之相也奧然若谷君之量也蔚然若木君之行也哉爲辭章浩乎無涯猶百川之源也別得趣於琴觴之向忘情於泉石之上述其名而名愈張抑其氣而氣愈壯誦唐堯虞舜之言鼓文王宣父之操非今是今性古是向宜乎退藏林壑而遂其高尚者也

紫竹杖銘 并序

余年四十有七法弟鏡以紫竹杖壽余余喜

老而有所倚也銘曰
虚而心堅而質直而不阿君子之德乎安其
行亦之力

蓮華室銘 并序

洪武九年春衍春
旨還西山之海雲院闢小室奉弥陀西像于西隅昕
夕面之西稱念無適客則終日危坐澄想而
已名之曰蓮華室焉蓋期當來極樂國中蓮
花化生也夫極樂國有七宝池蓮花四色大
如車輪或高十二由旬一一花葉有八萬四

千光明甄叔迦宝梵摩尼宝以為映飾九品
間列三輩化生凡他方世界眾生才發一念
欲生彼国者善根所感池内即成一花精進
者鮮榮懈退者萎悴故龍樹云若人種善根
疑則花不開信心清淨者花開既見佛忻自
少時知有彌陀教法業深障重未獲顯造修
或進而或退甚年四十有八矣期將至故病
自雅策要必往彼国蓮花化生也冀是花之
有榮而無悴因扁其室以自勗焉乃為之銘
曰

騎彼蓮華生于寶池善根所感聖澤是滋大如車輪不雄四徼摩尼閣飾光明陸離龍插格言信而弗疑嗟予小業倘亡罷乃期其蕚有榮無萎決定托化在此銘詩

吟室銘 并序

劉克澄氏燕人也瑞敏諒直自幼讀書力學多從大人先生遊由見甚廣志不在利達蕭然一室居閭閻中克澄無求於人人無有不敬愛於克澄者然酷嗜詩上自三百一十篇下而至於漢魏六朝唐宋与夫南元近体及

今人所作凡膾炙人口者無不博覽強記克
澄圭不苟為而深得吟詠之情性每於花前
月下風晴雪霽之時或會賓客出尊俎勸飲
賡酬行吟坐詠自怡自得超然若處世外故
扁其偃休之所曰吟室尋以臨菴朱先生所
書吟室二字揭諸門楣來請銘于余余與克
澄年相若而同好於吟遂為忘形交既久且
善故弗辭而為之銘銘曰
瞻彼蘧廬衡門蕭蕭嗟我君子於焉逍遙與
厭囂俗廉狎漁樵志超萬物山林市朝寓意

於詩情揭其正風晨月夕行吟坐詠飲酒樂賓同誰共處人無有識彼安厥命踈櫺觴觴卉植駢駢即近而遠何如其樂嗚呼晦菴尚存遺墨揭諸楣間永光斯室

百丈泉銘 并序

衍未學佛時往來西山則知有海雲院迪公禪師孫訓秀傑卓然特出其言與行一典要搢紳大夫多願交於公而公於搢紳大夫士亦無把持衍方童丱雖敬而慕之不敢趍而見後年幾冠始學佛廁僧倫四方雲水之士

凡評論人物無不以公為稱道故衍益加敬
而慕之偶直無失寧流離散處而弗克見也
又十年公之孫恩蓀主桂山錄衍掌記而公
已化去久矣於戲衍三十年之間慕公之名
弗獲公之面而見焉于公也其可嘆矣公嘗
卓錫于寶隆山之上荒荊棘蕪間有泉從而
出焉汪濆潺湲洄洄倍有不可止者公以箟
引至於庵湢之所路不可以丈尺計故約而
目之曰百丈泉濮滂如一雅俗遠今神異之
至正甲辰秋衍歸自桂山海雲拜公之像方

登山而尋所謂百丈泉俯而瞰之其色白而深掬而飲之其味甘而香無他泉名於天下者其寔亦將過也乃為銘曰

泉之出于石也感公之道行汪濊演漾引而流之詎有止乎百丈因而名之是以傳惟以公子孫之多賢欲知其家声德澤之不墜而永永無窮者庶有見乎斯泉也

清安堂銘 并序

天之高也非清可乎非清則三光不能朗而嶽之大也海之深也非清可乎非清則衆

峰不能秀而拔萬象不能影而見況夫人之心乎夫人之心至高也至深且大也非天之與海岳也為一身之主汨而乱之則萬態丞作澄而靜之則四體俱息故凡欲安其身者必先清其心可也不先清其心而欲其身之安者未之有也句吳沈君達卿温厚而慎雅慕老氏之李凝庵屏欲作堂於周谿之上為休養之所題其額曰清安晰夕於兹賦之以自儆後來請銘余嘉達卿之安其身以得其要者也遂不辭而銘曰

心汩而危其慾紛如心激而微其神乃蔚欲激夫心須守其一〻念毋與萬慾皆窒堂虛而明寔啟我昏是清是安以遺其子孫

二童子名說

二童子從吾遊長曰智常次曰善住吾以二童之名嘉矣惟恐常不知其所以常住不知其所以住而常者滯焉住者隮焉吾故不得與之說常前年吾語女乎一知水之在川乎流之無息而不離於川之常也住之則為智焉住女之住也珠之在盤轉之無停而不出

於盤也住也佢之則爲善焉住珠之在盤焉不轉珠則倚矣常水之在川焉不流水則潤矣倚者膠之潤者滯之常手女勿滯手住手女勿膠手勿滯勿膠猶水与珠女其懋乎

逃虛類藁卷四

獨菴藁

禩著

與郭考功書

文遠考功閣下衍自曉人事出游湖海閒凡儒老二教泊同宗之士有道德聞望過於人者無有不求知也苟知之無有不往而求見者也雖或險難間阻求見之不得然亦無有不懸于懷者也閣下爲浮圖居越中時已有道宗師德深于文學之名貫于人耳時衍欲

往求見兵後被服器用無一完有所以難於
出入故不得遂其求見之心為根未幾越人
來言閣下已掌記龍河除遇
聖君命返初服官于內廷凡識閣下者無不傾
上之知人也乙卯夏紛因赳取到京始蘇驛風受
握手一咲如舊知已閣下畧不以爵位自做
踏於吾儕襟抱閒淡曾幾異於章澤中人自
非通宗鍊德之士惡有能若是之賢者耶紛
故敢於閣下友而論之夫浮圖之教急於利
生菩薩有四攝法以導多衆或与其同事化

今城佛教居活漁樵最为之類以身混之曲
於化混然亦何嘗局其形服以自扶欣今閤
下學足以贊襄
聖化文足以黼黻
皇猷生逢唐虞之世置身青漢之間當恋体
意宣流恩光使萬方黎庶至於草木禽畜無一不被
其澤無一不得其所閤下能如是而大行之
其功其德与岩穴林并同枯木死灰獨善其
身者萬〻相去矣樗櫟不材分甘老死丘
壑遥瞻青雲戀〻何極惟冀閤下不忘靈山

付囑為佛法外護不修術再拜

與止仲書

道術奉書止仲著作足下向辱手教及謬蒙跋語何其許与太過展卷讀之不覺面熱汗出赧怍曷可云喻術林藪鄙夫學淺文陋豈不自知惟藉良友箴規劘礪冀其成德故汎遊四方廣衆之中以求其友也足下高明穎達過越流輩豈區區所敢擬哉然足下不以踈野見絕朝夕往來啟沃良多非術之所望也何為所貽之言一以襃美而無箴規之益

豈術庸愚非器不足以箴規使其成德乃衰美之欲其喜於一時者耶故人多以足下之言佞於術也術甚不然之足下懷仁佩義直而且諒惡旨見欺於我哉雖有衰美欲其喜於一時者術以足下非佞也夫世之佞者見其人或名位之崇峻勢燄之熏灼欲其陶冶拔推而有以佞之者或貨利之豐積飲食之濃厚欲其患濟供奉而有以佞之者或年齒之高宗黨不得已而佞之者蓋有之矣預術壞服毀髮惇處岩谷名位勢燄何有也日乞

一鉢自活其命貨利飲食何有也況貴之不
高又非宗黨之尊孟足下之佞於衍者將何
所聞焉此衍之所以言足下決非佞也况与
足下交游數年知足下惟詳足下識高而見
遠學博而文深作德足以裕人立言足以垂
世人有不善雖以千金之遺欲求一言以飾
於予也人有善雖無半日之雅亦必為之稱
道以足下之為人若此安肯佞於一寒士哉
衍意足下之言有褒美而無箴規者何也使
箴規之怨吾畏難而弗進不若褒美之欲吾

悦易而自至也是亦古君子善誘人一端救衍信之不疑矣感佩盛德當如何哉足下閑館湖上相去無十里而冉往來得接妙論何其幸欣然衍之所以望于左右者當以箴規為益毋以褒美為善也奉書不謹

與黄中父書

衍四月中挈舟來游江上訪舊所知識因登足下之門幸足下念衍久濶歡然奔迓律律喜色動於眉睫之間館我穀我朝呴夕沫熏迭示佳章啟我蒙昧病則命醫躬為調藥舂

閒不暇覩足下之厚情至意過於肺腑心膂之戚白非道同志合愛術之深者何有如此勤重也術見凡今之人道之不同志之不合者推有肺腑心膂之戚及其窮厄患难内々不顧況其朋游也欤術與足下道雖不同其志則合道之不同者形有異也志之合者皆好於古也好於古則通乎理通乎理則不滞其形矣不滞其形而從其志故交之愈深而愛之愈篤終日見而不畏其煩千里隔而不忘其好也昔秘演之與曼卿道潛之與秦觀

游漢泉石之上形容文字之間忠義譪然過於肺腑心脊之感蓋其志之合而忘其形者也足下才高學博不畢於秦觀氣充行果何弱於晁卿寔非今人中所求有者頃衍躁野晁顥無秘演道潛之異而足下愛衍之深有適于秦觀晁卿之於秘演道潛也感仰之心豈可至也我衍托迹西山度此炎夏會晤未知何日惟有矯首東南遐思長想而已曷勝悵悒之至謹文與詩共若干首謹用錄俗以代言謝惟而鑒余削不宣

作牟文

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畿上睎苗之長否有老農泣於旁余問其故曰夫蟊牟食苗之根苗槁死矣其類蔓滋幽陰潛匿人捕蘊莫能極其醜苗死矣歲必飢吾門寧免餒乎是以泣余謂老農曰牟之生造物者使然既非力所能為必假神明而為之可也爾無泣余歸為文以告田祖而作之其辭曰

維聖曰稷肇興稼穡遹彼黎庶惟師惟我乃邦之本祗臺仰食伊農服勤寧較其力耰耕

以時應蒔孔棘伏水逾湯樓日猶炙寅昏不
違惟餉惟息隴畦畇畇黍苗薿薿風偃雨膏
雲布土匿將成方旱未遂臤寔惟秋之望穫
欽以給夫何茲年歘為我賊犀分散處寃行
潛伏身堅介冑戴利劍戟膚未不傷根柢是
餘甚於稂莠慘于螟螣虎狼之凶蜂蠆之螫
雖物之害綢其不測夫何滋年橫肆無射雖
楚之羽莫並其雪漢之弘羊冥翅其刻行非
吞五類趨萬億儻然而異翕然而墊勦弗可
除捕莫能執天胡不仁除此庶物老姬殿屎

稚豎稠慈不有飢亡寧免菜色夫何茲年產
必有戕方冤溪志席吏祇冒名此奇耶以禍
正直方今之吏盡剔厥責佩義服膺舉猶豪
剔於目有忠於民有恤夫何茲年以詎而得
敢告田祖運用謅斥積憤以焚裂石以擊盡
祀其族永珍其跡黍兮歟歟苗兮翼翼庶幾
神明戚祀常隙

讀至天隱文集

余少爲浮屠而嗜於文凡昔浮屠之號能文
者之文無不偏求而博覽也其文或聽而不

奧或簡而不詳或深而太晦或怪而太奇或文之過而不顯其道之昧而不貫其文是多不得其正者也得其正者惟宋之鐔津元之天隱也鐔津之文無復論矣天隱之文姿性亢爽問學深著故其作也別心鏤肝敦章琢句力欲削去陳腐而不背馳於作者之程珠瑩水潔照映簡冊使人讀之味雋詠而不厭也哀文清公言天隱之文持東太過而不少縱文清之言未嘗不然也天隱曰吾古之縱者非求於為縱也東之極則至是矣不能是

而苟於縱則無以擊隔陳言吁非天隱之於
文不稍詰而深刻惡能有是言耶余故每以
天隱之言爲規虽然天隱之言非但規於余
去之學於文若舍是而將何規哉

血書華嚴經偈并序

瑩澤沙門志學刺志屬精瀝十指血書華嚴
大經以報父母衍乃睹此希有之事稽首作
禮說偈贊曰

我聞十方諸善逝異口一音而演說所說種
々諸行海諸行海中孝爲最在家出家衆上

士庶不以孝得道果孝分細大与廣狹所得
道果亦復然有大發願名志學其孝於人冥
無等不備無間供養具剌指端血書雜華經
卷八十一十萬偈句無有邊一點一畫皆孝
義光明絢爛如紅雲忽見本身盧舍那住行
向地諸菩薩善財所參知識衆法身普現紅
雲裏紅雲盤欝不思議於諸法身亦無量法
身与雲既無量佛子孝義亦与等譬如帝網
週法界交光相羅无壞雜我現無間為孝人
泣笋懷橘并躍鯉生事死葬及祭享 立身揚

名垂其親此是世間最孝者善哉佛子異於是能以父母所生体瀝清淨血書大經用報父母罔極恩若以世間孝為比百分千分不及一譬喻算量豈能得佛子難行希有事而亦不作希有想以此功德為最勝三寸之舌贊莫及不可思議辯才海不可思議音聲海不可思議言詞海極未來際而贊揚方有少分之所得我今說偈表微誠如滴入海塵附山惟願佛子常精進得證舍那根本智直入普賢行願海

送梓人李均茂偈并序

姑蘇城中胥女門內有天台教寺曰北禪寔於其宗號稱第一有大沙門佑公法師聿來補處寺廢于兵化爲丘土法師俯覩惻然興懷惟此道場諸祖化地豈可使彼蓁莽瓦礫蕪湮靈跡法師於是躬集衆因首爲興立大雄寶殿洪武戊午春正月落成之日法師爲衆弘暢法會鼍震鯨鳴遠近徒侶雲委水赴登寶花王作師子吼闡一乘道燒種々香然種々燈雨種々花垂種々雲結種々蓋蓋若

天若人若阿素洛若乾闥縛悉皆熙怡有梓人者李均武氏趣衆頂礼殷勤三請問大法要法師嘆言善哉善哉汝能為衆諮詢斯旨當知諸法體性空寂言說何有汝既懇誠吾當強說維我覺皇至尊無上為衆生故出于世間以大智慧施大方便观彼机宜建立妙門八萬四千隨方來者一一攝入同歸寶所譬如大匠左手執引右手執杖度其材植短長械鉅彼可為極此可為棟各遂其宜始成乎室周圍具備融通互攝彼彼雖異而不見

雜彼彼雜襍而不見異不見作相不見受相
不見成相壞相增不可得滅不可得慨慨見
見訣註能名汝能於此倏焉證入當知功德
如恒河沙豈可得而思議者也彼梓人者聞
是說已惟喜踊躍至心作礼退坐一面冗所
得予時亦在會而自念言非此梓人無由得
聞是大法要於是合掌向梓人前說偈以讚
曰
奇哉最勝子精勤無有上曾於百千生深種
善根故以智慧為匠造作諸佛事用結廣大

緣不忘安利響來此　正覺場成是大雄殿莊嚴甚殊勝何異普光明中奉真金像天人生忻慶奇哉最勝子願安出去向常參諸佛會常隨諸佛學永無魔境撓成就大菩提功德不可量讚揚莫能盡

送裱人呂伯通偈　并序

嘉禾呂伯通氏以裱為業甚良與人裱帖較其直居衆裱之右王侯第宅無不得其裱焉人見其明且善而未嘗以裱人待之今年來蘇之北禪教寺盖大佛寶殿不計其功務欲

其美一搏一毛曾弗妄措故嚴整堅密完若
天造茲厥功告成住持佑公法師請余為文
以贈余以伯通無巧人能深信大法循進無
危故不辭而說偈以贈偈曰
吾聞世間諸有衆工巧技藝亦有萬變作互
用成器衆若一有缺則不成鴻纖美惡種々
異莫不皆由心所造當知此心無所得無所
得中乃有得酬接萬事悉無盡以無盡故常
平等伯通呂氏真佛子以巧為業造其妙像
尤郢聖莫與擬是故此人甚希有菩提不求

況吾刹良以無所得心故茲來吳城大慈寺仗力盡此大雄殿一搏一丸不妄措嚴整堅密無能及維此宝殿甚高廣博木土石所合成若博若木若土石各各住相在差別合成一處如虛空於中了無差別相無差別中有差別一切不異尋香城我觀微塵諸刹土從一微塵而出現是諸刹各不同於一微塵体無二微塵刹土所有盡備予功德亦如然了知功德無所著是名第一不思議

傳行狀祭文

護蓮忠禪師傳

禪師諱信忠字直巖毘陵陽羡人也生南宋寶祐癸丑冠出俗行杜多行衣樊茹枯習禪靡懈始來如會城西要途鑿井構亭以休行旅暑則置湯茗濟渴之者辛勤精苦十餘稔至元甲申佛丘孤巖歆公為忠薙落受滿分戒時年三十有二忠顓方日織緻其襟不趍常人而神異罕測得無師自然之智 出語若藴柚衆決信其為再來人也未幾泰雲夢和尚論無傳授之道忠挍以偈曰了無一法与

君傳萬丈岩前月正圓半夜苦吟々不就冷
烟深鎖釣漁船雲夢然之日子深浮元生之
旨者也戊子出游五臺晚至雲州值一大澗
水漲々駛若飛矢澗西有大石名百丈峰忠
行倦就石坐定中忽聞人語曰汝隨我指來
者時天已明開目觀身恍在澗東忠乃截入
雲州謁諸尊宿抵京礼瀚音妙辯法師白以
是事皆曰護法神應驗也後歸吳結菴宴坐
導化四衆持戒念佛期同生淨土四方之信
從者如歸忠具智通應用無方邑民雨暘瘥

扎禱之概驗婦怀娠者求決女男臨乳見如所言菴居每謂侍者曰今日有檀施至可先修茗以接至期果然一日山行遇虎忠撫其背曰汝飢我無肉濟汝汝去虎即垂首嘆息而往人甚駭之於是化行郡国至于高麗日本無不慕其道安慶手章范公舍所居宅為寺請忠開山遂往見公曰知師得自然之智可無語乎寺方壁公以石灰命題聊成偶曰工夫打就出深山烈火曾經煅一番粉骨碎身都不問要留明白在人間范公深喜之而

告曰吾寺已成請安其額忠曰少焉有額俄而寺前陸地出復蓮一朵公乃聞于朝陽賜曰永慶復蓮禪寺忠住後造七級寶塔聳乳崇修為民福田主之九年乞退以偈辭公曰古人卧樹多三宿我亦云何住九年寄語大檀賢宰相不圖名利只圖閑既而還吳旧業欲將老焉時閩家聲聞海道細艘輸粮諸江南有道德神異之士悉請護送粮艘入京一艘最鉅容萬斛問予詔者僉曰此艘甚危非忠神力不能保請守之忠弗讓即送風開航

至大洋鯨濤掀天須臾檣折艘傾舟師怖泣忠談咲而起以手搏飯擲艘左右若使鬼神行焉疾抵直沽比它艘程先十日於是詰問見世祖截謂忠曰若儀容彿都何異以動人主曰非汝輩所知也聖日趣內庭世祖主歎陛但見其兒堂堂嚴飾甚麗世祖異而嘆曰此真江南神僧也賜號圓通普覺大師大德四年庚子隱去人見其乘白騾行高麗不知所終忠異迹甚著偈頌尤夥至今吳人多繪其像奉于家以時享焉俗姓張皆称曰張師

父之

贊曰昔南安巖嚴尊者以偈起河源巨舟驅江南賦樣而賜男女人有求發應如響惠洪傳而私之今悉獲護運於永慶讀稂被於洋海覩其神異之迹六尊者之流亞也惜無惠洪之筆為書焉雖然思之道昭然天地間又何藉乎韻札而不朽哉

西齋和尚傳

西齋和尚者四明人諱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俗姓朱九歲渡浙水板秀之海鹽天寧訥

翁模師授其經業母張夢日墮于懷而生和尚在襁褓中有神僧撫之曰此兒佛日也昏暗衆生將蒙其光而見佛矣故呼之為曇曜母依晉翁洵師於湖之崇恩洵師和尚從族祖也始得薙染為沙門十六受滿分戒一日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有感有省於内讀内外書了無礙滯後見徑山元叟端禪師咨決大事叟不少假辭色使其自證會元英宗詔粉金書藏典和尚亦与其選乘驛抵燕都夜聞崇天門樓鼓鳴忽見徑山為

人處即南還再參徑山史見之曰且喜子大事已了俾以第二坐說法衆皆驚訝和尚自幼知知有西方彌陀教法清晨十念求生淨土未嘗一日少懈及住海鹽天寧藥室西偏專志於淨業因稱西齋焉室中置一小床日趺坐默觀自心三際空空不可得次觀東方十萬億佛剎微塵數世界海空空不可得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海空空不可得即於此處有大蓮花忽然出現其花莖葉充滿法界有一如來相好

瑞嚴坐其上眉間白毫放出光明其光所照
樓臺池沼行樹闌楯衆寶間錯水鳥天樂皆
演苦空無我之法見觀音大勢至在其左
右清淨海衆前後圍繞皆得不退轉地從空而
起返觀觀者空空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
此和尚之觀佛三昧和尚飯誠三寶屢懇萬
切凡見佛必讚見搭必佛礼衣必獻而後服
食必供而後食拜跪行道稱念思惟無寒暑
晝夜之間年愈高而行愈苦然而名動海内
洪武初三被

詔旨說法于京
情大悅未幾遂終於天界示寂之日沐浴更衣書
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書畢謂其徒夢堂噩公曰師兄我去矣公
曰子去何之曰西方公曰西方有佛東方無
佛耶和尚厲聲一喝泊然而化壽七十五
僧臘六十三和尚手書於淨業一門自行之
外而復化它於是撰二十二相頌八十種好
頌四十八願偈十六觀賛懷淨土七言長句
一百十首標名若一百八首又析善藥和尚

勸念佛偈八百化生讚及勸念佛篇娑婆苦
西方樂漁家傲三十二首韻淨土詩一百首其
他宗門機緣語句有録住山行道事業勳烈
偹載于翰林宋公濂塔銘上首弟子景瓛說
法于茲之萬壽
贊曰宗門中在昔偹西方淨土者惟永明壽
為最永明而降圓照本天衣懷黃龍新慈受
深真歇了長蘆頤之輩皆偹之其明聡如青
白日也西齋和尚童丱時便知念佛至老行
之愈力攙立言以轉化四衆故於死生之際

游戲去來非得佛祖心髓者其孰能如此余惟近時宗門中人多逞空慧睬念佛為小道而不言及况修之者哉悲夫

黃將軍傳

黃將軍者蜀人也其上世隱晉蜀之武都山神農氏有天下欲試厚材以拯民疾苦遍遣使徧蒐山海間無間材之美惡纖鉅凡有可取者咸得而味焉使至武都遇將軍之始祖儻見其倪然未殺有勇士風輒貢入見上試之知其性好勇武時上以至仁治化于勇武

無所取不用復遣还武都至軒轅氏為天子是為黃帝披山通道借莫之避遂出為將上即使借与炎帝戰于涿鹿咸有厥功上大喜欲爵之受其兒有中正之色烨烨然如錦紋故上以賜姓曰黃遂有姓焉末幾天下平定四方來賔上將偃武以脩文德諸武臣輩罷遂曰衷獨借有大功不忍廢然老朽之棄于野以故子孫累世無显人後大秦併吞六国用炮烙之刑以毒萬姓漢高帝具隐惻之心起沛中欲以兵伐之遂詔四方廣募將士得

傲之十八世孫韓信蕭何進于帝曰陛下亟欲誅暴秦必择信為上將使張其威戰必克矣於是高帝拜韓信為上將軍使領劲卒數萬攻咸陽大破之高帝遂有天下而成萬世之業封將軍韓信為拒懃侯賜奖于孫以將軍世襲以萬户於蜀故世為蜀人武帝時天下大定民庶洽和帝特啫勇武復召將召將軍至京師選鍊士卒征伐遠夺尋使將兵先掠其地越惟唳告究入心腹向一戰而敗績至是天下民物凋丧而国用殚矣武帝大怒

欲加斧鑕於將軍焉汲黯諫曰將軍曩與高
帝誅暴秦定四海大有功於漢者也今日之
敗績非將軍之罪也此陛下輕用之耳何以
殺歟武帝聞黯言自悔遂免為庶人將軍之
族甚大其一隱於武階厓石間有雄有雌然
氣味少和雖能制伏蛇虺人見之多恐怖其
一處於草木叢薄間類至衆惟精者連蘖四
人者常與將軍同事於朝精者雖甘言悅人
終不為無益連蘖為人能苦口極諫而盡忠
然其声譽皆出將軍之下而將軍又為一族

之長人咸敬而長之故呼將軍為大黄太史公曰昔人有云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此時之所宜然尔窃想將軍一勇士也寔少仁智武帝當平世任用將軍征伐遠夸至窮兵潰武而天下罷擻可謂不達時宜者矣於戲後之為國家者於用武其可不慎之哉

徑山第五十三代住持明辯正宗廣慧禪師愚菴及和尚行狀

和尚諱知及以中號愚菴俗姓顧蘇州吳縣人父茂卿好善有隱操母周事佛甚謹夜夢

一老僧借宿於家而娠以元至大辛亥十一
月十有五日而生師〻幼穎慧畧通人事即
求出家父母以師為僧再來故弗奪其志至
治甲子年十四出家于縣之穹窿山海雲院
礼惟良為師泰定丁卯年十七薙染受具戒
為大僧師博通內外書精於詩律雖之叅老
學尤畏讓時時聞国王清獻公都中居于種
騎遊穹窿聞師以詩見焉公視師頭骨磽然
貌堂〻表如玉立及誦其詩清絕過人無一
點塵俗氣公歎賞不輟故留師左右眷睐撫

勞愛之猶己子往山元叟端禪師道重天下嘗行化吳中過海雲見師言動異等知為法門令器而託之曰侍者後當據名山作蔭涼大樹蓋覆一切人去在勿以家山為樂而自屈也師呈以偈有瓣香他日為南堂之句同邑行輩多遊教庠習經論師亦隨往鄉之先福聽講法界觀席未終師忽曰一真法界如太虛空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旋講傳十成於我何益遂愀然棄之而去至順辛未年二十一始出遊方咲德訢公主金陵龍翔集慶

盛居五山之上師柱依焉時公以文章道德名重當世所交者多搢紳先生如張侍御夢日王侍御繼學張翥仲舉危素太僕日公方丈叅向禪要唱酬文字為樂一日王侍御賦金陵雜詠十首徵公座下能詩者咸和師次韻呈公公覽之極口稱道於是名儒鉅卿樂與師為方外友也由此声聞日震夏後師有聯吳之興即辭公而還時雲心與首坐同舟雲心明眼人也謂師曰子資性高爽才氣英邁他日必有大就以昌佛祖之道豈可一向

事吟咏手師聞其言不覺面熱汗下靈心偈
讚真歇了禪師無盡燈記垂偈曰黃葉飄飄
满庭砌一声砧杵落誰家向師云子作麽生
會師乃指雲心笑曰子如不會後時得座披
衣将何為人既而師歸海雲日夜疑著此事
遂壁立萬仞不下蒲團者踰月一日出庭下
見一葉隨風飄墮子前豁然契悟自此机辯
英發一時死敵當者未幾登徑山泰无叟禪
師一見即向云侍者來了也将得甚麽來将
得五蘊山子則且置将底人在那裏師努目

云撐天住地叟云莫亂統衆堂去師歸堂後一日上方丈問叟云如何是徑山旨叟云棋盤石爍破你腦門　孟池溪爛你脚板師云將謂奇特元來也只尋常叟振威一喝師礼拜而退翌日俾充侍者師參叩益勤欲盡大法淵奧乃復典藏克慎厥職人咸異之至正壬午夏五月孛蘭山石走声若迅雷至海雲佛宇後而止是歲師与子若父至中行宣政院公闍出安按郡志寫蘭山石走當出狀元人以師祖子孫三人出安乃石走之驗師出

安慶元昌國陰教開堂日辨香供元叟不忘
昔所記也師住僅三載百廢具舉乙酉結廬
晉慈越七寒暑時海寇紛擾退歸吳中寺之
耆宿感師撫綏之德稟院復來禮請至四三
返師堅拒不赴戊戌江浙丞相達失帖木兒
慕師道行奉領帥憲遣行人九曜欻乘驛往
師受業海雲欽請入寺師往之日當叢林彫
起山門事繁師身先列職隨遂治大衆安坐
若處太平達失公請師開示佛法大要師赴
其案机不異南泉之接陸亘黃蘗之得裴休

也辛丑往山虛席邀師補處湖海謂頌如佛出世壬寅愴老瞿竊以師住淨慈日侍之不礼衔怨詣憲府妄訴師為我袖白金与院之僚属知師宿对不可逃避即赴官供款得罪杭城之民皆知師被誣多顙天而泣者師処之自若遂来五雲山伏虎遂禪師道場夜禪晝誦若將終身即之椽守無少变易真若大山長谷間鉅杉古檜歷霜雪而益堅实也癸卯有臺知師受誣交章改正復請師帰往山四衆欢悦以為妙喜載去是時龍象来集百

倍於前一日新到僧參師問云汝名甚麼僧
云智通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汝為甚麼頭〻
築著處〻繫絆僧云某甲參方遇夏過夏送
冬逢冬今日將来礼拜和尚還無繫絆師云
汝因甚騰蛇纏足僧看脚下師云又道無繫
絆便打又新到僧參禪師門近離甚處僧云
湖州師云受業何處僧云瑞師子道場師云
汝試作師子吼看僧擬開口師云喋矢狗便
打師一日上堂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云深山藏毒虎進云見後如何師云淺草

露犀蛇進云見与未見如何師云日出東方
夜落西僧礼拜師乃云千波競起文殊家風
一旦晴空普賢牀榻春光瀞蕩鳥語綿蛮萬
壑争妍千岩丞秀且道是甚麼人境界直下
會得須更知有人境俱奪向上一路拈拄杖
有時卓向千峰頂畫斷飛雲不放高又上堂
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宝不直
半文錢常州草鞋一百文買一幅蘄州諾孩
兒三文錢買一对有利無利不離行市猫兒
偏解捉老鼠又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

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甚分明之眼衲僧數
不出數得出也大奇烏龜鑽破壁雞向丑更
啼師之應機說法類如此東南士庶莫不慕
風向化張翥仲舉時居燕都為蘄林承旨北
南兵阻音書久曠餓聞師領徑山開大鐘雅
蝦凡鑄聖欽喜退礼為詩絕海寄賀
大明洪武庚戌師稱老退歸海雲杜口危坐屏去椸
謝山雲海月代為蔟机禪衲駿奔戶屨常滿
師復自號曰西麓退叟癸丑
聖天子知師有道　詔起赴　京館于天界寺師以

病免於對揚乙卯　賜還海雲設玄関廣德
交友得豈不越閾者三年戊午秋忽示微疾
至九月。初四日黎明索浴更衣召大衆曰吾
今日去矣汝等當念無常精進道業庶不負
從佛出家也勉旃大衆悲戀請師留偈師遂
援筆大書曰六十八年無生無滅湛海揚塵
虛空迸裂度筆与侍弟慧鏡泊然而去龕奉
五日容顏若生緇白瞻礼如佛入滅初九日
茶毘天宇澄霽送者千人城動林谷既火燄
成五色異香襲人如薰沉腦火餘牙齒數珠

不壞遺骼色如帝青舍利紛粘瑩然耀日技弟大均徒孫云龍寺奉遺骼暨諸不壞者葬于寶蓮山之陰參學弟子宝盈分依裴等不壞者歸徑山附于無準和尚塔右凌泊塔焉師壽六十八僧臘五十一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若干人四會語錄翰林宋公濂序其卷首不待梓傳已行于世師處事通安至于接人應物如春風時雨無不被其沛澤故人敬仰不暇師亦未嘗自健也嗚呼浙江之西自宋季迄今百有餘年所出人物一尚未李清

玩雅尸高位覔盛名者有之然于提唱宗乘
真大旗皷追配古徳者惟師一人耳雖時海
以歸推宗匠如了庵欲楚石琦与師並駕齊
驅求知孰先孰後故師在処恭学者雲委川
湊曾無虚日於是元帝師錫號明辯正宗廣
慧禪師々在普慈開堂日都監寺普齋冒支
常住錢物次日伽藍神附守祠者降于香几
呼都監寺而責之曰昨日開堂設斎汝破用
錢物若干新長老嚴明整肅孰敢有犯汝不
歸還求乞懺悔吾当令汝入鬼録也　於是寺

衆驚懼師威行令下風馳電震靡敢違命至於隣剎皆放法焉師住徃山前後八年說法之暇營構方丈一新規模崇廣比旧尤勝師之嘉言偉績詎能殫紀衍從繆不文幸厠門人之列故敢錄師出處萬一求當代立言君子以銘其塔垂於無窮者矣洪武十一年九月廿五日門人道衍謹狀

祭海虞席先生文

嗚呼道本無生道寧有死曰死与生如川之水惟先生之洞達能順去而無已猶雲鵬之

遐籌睠塵寰如敝屣念明靈之在昔辟庭闈
而問礼師老氏以守雌處山林而樂只完犀
真之秘籙將遊心于太始特嘯風以鞭霆海
驅神而役鬼振霞袂之翩、戴星冠而韡〻
論洞章於琮璜朝玄君於寶宸然其跡之不
於乃有得乎象理雖百氏之該貫妙釋部与
儒林故搢紳之從遊特眷、而多情不異道
而棄予且尔汝而忘形接鄰光於旦暮異德
敎以相成況棲煩之無似披荷宗以許盟既
歆洽而久如爲堂事于割烹喜詩簡之往來

或君唱而我賡憶昔逌於西麓俄尋幽而獨行咲情〻之情話夜漏盡於三更或筧共号淪弃或笑棊兮調羹樂會合而聯句木迅設而驚神俾韓侯而退壘人疑古之孫明後手迂於契圓斯同樂于餘生奈抄述之如蒜曾弗獲其所願嗟會離之莫測故少愉而多恨比東游而言還耳載聆於高論豁眼底之烟雲掃胸中之塵室遼撤衙以為慶仝交朋而問〻歔欷化以蟬蛻使猶驚而罹懸恍傳訃於山中從謀出而互傾譚消吉於茲秋詰總

怫而倚奠寓浮哀於短賤具壺漿与盂飯風

潺潺兮雲落儼如觀於顏面

祭先師愚菴和尚文

維　大明洪武十三年龍集庚申六月朔越

五日甲子門人比丘道樹等以四會法語結

集銭板流通抑行茲展畢工謹備菲食晬祭

于先師徑山第五十二代住持明辯正宗廣

慧禪師愚菴大和尚告之以文曰洪惟禪師

傳佛心宗應安慶生了諸法空無說而說嘉

會四崇開鑿天人羅絡象龍從衛廓徹自在

圓融有叩斯應水月霜鐘浩浩蕩蕩百流滙
東邪遁魔紬力還祖風妙喜家去載與載隆
諸方仰若萬咏譽同化緣既畢順去長終法
音無聞俄兩秋冬師所說法一何春容琳光
玉潔妙疊玄重非比曲士語言是功默拙進
巧挾青間紅此誠未难其珍罕遘誤能淺棄
忽如秋蓮衍手昧芳昔獲侍從遺懸慶喜結
集冏工比鑄于崇模印流通垂耀後世皎日
曈曨讀者聞悟眞死古公茲焉告誠匯陳厥
功進于靈几俯鑒微衷願同天澤廣被壞穹

空界有盡此法無窮尚享

退居類稿

獨菴藁

書題跋

書真冥尊者一雨大師碑後

真冥尊者一雨大師碑丹丘朱君佑所製也按碑云一雨大師上虞縣五大夫市長慶寺僧也年二十六己酉夏六月縣大旱禾苗盡槁衆官束手無以拯民遑遑力罷弊而夏歲飢大師誓將大其軀以禱于天既火天降雨終日乃止於是禾苗之槁者復蘇民力之罷

斃者得以復甦故縣民感其德函遺骸而塔焉余嘗讀史傳有一獄不決一人御寃則天或致之大旱使一人異濟衆之心豈奮然不顧其形命者天得不感而降澤乎以理之必然者也嗚呼余見今之人不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者多矣大師耻然一釋子也乃能異濟衆之心頓捨形命而天為之降甘澤以濟生物者此豈非菩薩僧也耶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參天地贊化育者其用心宜如何哉宜如何哉

書羅漢圖後

阿羅漢有三一得決定寂滅二增脩菩薩行三應化佛所化其名雖同而究有異凡愚之人以小果聲聞助之良可咲也此十六阿羅漢因中曾於佛所得記天上人間龍宮界域隨處應供作大福田利益有情此豈非應化佛所化者耶近世大夫士多繪為圖以作玩具其褻侮大聖之罪又非以小果聲聞助之者也展是卷者当焚香礼敬以求福田利益慎勿以玩具為玩

丰山比丘道衍拜書

題鄭大年所藏柳公權書金剛碑本

自有書翰以來天下之通都名山仙宮梵坊陵廟阡墓之間穹碑短碣題名誌文三代秦漢迄于隋唐宋諸朝何可勝數歷朝有之尤而好于古者搜羅購置古書奇刻或全或缺集之于家以宝藏者多矣夫物之至堅者無踰金石至久者莫越于山陵故古今之人皆勒諸金石託之山陵欲与天地齊終始而不知山陵有時而頹壞金石有時而鎔泐況以古書奇刻片諸斷簡集之于家而能長保乎

至有好之極者或發塚而求或欺人以取呼何其不慧之甚者耶安国寺金剛碑唐柳誠懸之所書玉冊官邵建初所摹西明寺之本也歲遠代深雨淋火燎剝落漫滅僅存其半然字畫勁遒可愛無珪殘璧斷且勝頑礦之全者也鄭君大年得之於弘上人而弘不知得於何人大年請余題余故謂之曰物之存亡散聚理之固然未足繫于懷也是經有云一切有為如夢幻泡影露電大年作如是觀哉得哉失可付一咲

題東坡金剛經刻本

余故友常宗太史以其先大人恭孝先生所藏宋太師蔡文忠公書金剛刻本一卷施種之施子林正因上人太史家去于儒人以太史弗能信乎佛僧與之友而合者寡言與余友而合者以文也殊不知太史聰明照了二教一致但能自力其教則通無不在是矣蓋非依於佛者也何以知其然哉余與太史每會于師子林嘗論夫二教太史則曰子為釋我為儒各盡其道乃已不必論也余故知太

史但欲自力其教非仇於佛者也況以是經施上人曾無一語及于福報又豈非深達是經所謂無往相布施者能如是耶上人出是經請余題其故書及此嗚呼太史捐館未遠神靈如生聞余斯言必有首肯於地下矣

題孟氏安素圖後

析髫歲時從材翁先生授儒書里之同學者三十餘輩先生以予幼頗慧愛殊於衆先生凡值節序則出一畫像以祀其像皃豐盈粹然若玉韞森挺挺然若劍冠佩黼黻煒煒之堂

堂狀㚘天人余仰之瞻之且愕且喜稽首而
問于先生曰此何如人也先生曰汝奚問也
曰此偉人也不欲予知之乎先生咲而語余
曰此吾六世祖信安郡王也指廟昭慈聖献
太皇太后為其姑太師豫章郡王為其父太
師韓王為其大父吾宗至信安為盛之極矣
余聞先生之言根于心而未忘今先生殁已
廿五年余亦從浮屠而將老為先生之子熙
一日出孟氏世系圖示余請題余以孟氏自
魯公族孟孫之後聯芳續葉歷代不乏賢唐

及五季至趙宋而來皆以武弁起身官始顯著而子孫始蕃衍寔為安名家非他氏可倫擬源深者流必長本大者末必茂斯言至哉信哉於戲先生于九原不可復作當日同學之人又皆零落無幾念先生與余語作安家安時真若一夢事今觀是圖能無感乎能無嘅乎

題華光梅二首

玉立精神瀟洒逸格真如孤山烟雨中半開時也自不多見

懸崖孤絶影落々倒入江流清淺間猶如游
龍見者莫不毛骨洒然霞外叟題

題王叔明畫溪竹圖

黄鶴山人趙魏公之外孫也人品高致文氣
英邁絶似於趙獨画山水人物不法於趙而
刻意高古書得輞川北苑之趣至於墨竹直
欲与文湖州相頡頏蓋此老識見超卓藝學
精到宜其流声海宇間也溪竹図余与山人
在　京寓龍河時余求山人寫寄守仁者山
人已告老歸杭余亦逆于旧業相去數閲月

矣今守仁出示此圖因想其浚玉垂立晴影娟娟披拂于風軒月墀之下正如予与山人在龍河上趺坐劇談大咲相对時也玩圖三歎曷勝遐思洪武九年九月衍題

題祖顗篆書般若心經後

般若心經自姚秦至於李唐趙宋及元凡六譯世之讀誦書寫流通盛行者惟唐玄奘所譯姑胥祖顗子靜以篆法書是經古雅端勁可謂能品先師祖徑山題其後曰奘以唐太宗閱般若大經文富義博日應萬机卒難覩

覽因縮金口所譯六百卷奧旨成此一經不知先師祖何拙而有是説也若奘為太宗以便其觀覽故易廣成略而秦之羅什所譯居奘之前當為何也況是經譯之有六非獨奘手先師祖據凌霄峯頂二十年以向上一著掌握偈美超佛越祖使一切人直截無生之地觀者當不以語言文字之間論之矣

題西齋南堂二禪師贈京大方偈後

西齋和尚至正間説法于嘉興之本覺時南堂和尚退處東偏二大老之道德慧料猶泰

山華嶽相高峯秀一時人所敦慕故湖海衆

龍雲奔川赴室無虛榻然應接之餘以法喜

禪悅為樂交唱迭和金舂而玉應一言脫口

偉者塞道真若妙喜竹菴同夏于雲門時也

莆田京大方以公選住持龍華禪寺來京師

試其業相見龍河上大方出示為本覺侍者

賊解時二大老所贈兩偈紛謹熏沐捧讀再

四其歆艷慶快如身在本覺左右親聆法音

也吁哲人已矣後生何依孰筆為書揮涕無

極

疏

瓛瑩中住萬壽諸山疏

少林嗣五葉之芳榮布震旦北山冠諸峰之
秀光表句吳何歲月以星馳奈蘋林之秋晚
細砍兌其已墜士必得其絕倫恭唯某豫章
奇林春風和氣八面受敵遠錄公機智無殊
諸方讓雄英卽武威声斯下志不反初出仕
言動　楓衰能行拔俗超方名揚梓里既盤
根錯節以別利器然高山流水空遇知音面
玉帶鎮山門好看孫子輥木毬示佳侶大咲

魯郎載啟宗乘式修鄰好

行中禪師往蘇州萬壽江湖疏

善知識如曇華現瑞寔曰奇哉古道場如寶月淪禪詎云陋矣欲展倚天之鉅刹必求絕代之偉人恭惟某德冠諸宗學兼百氏熟玩乾坤造化不忘師友淵源說法類生公識已通於碩礦屬文以潛子貴積過於貞金柔翼錄有是翁謂風流無此老碩德既挂居人上高名宜簡在

帝心

與其處林下撫松枝以盤桓孰若出世間握

射筏而显化 语居作別山中猿鶴鸞棲容室
重開海內衆龍欢集顧言風駕式慰吾盟
京大方住與化府龍華法眷踪
古道將湮邪說愈熾大雅不作淫哇寔蕃頭
正己喜得其賢登庸以尊居其位某廣博度
量老成楷模大爐講裏久煉純剛旧叢林中
扶生鉅幹三蔵束腰道間桑嶠一食接氣行
擬玄沙漢蓮池邊枯兔角杖而示衆七星樹
下揮毫毛拂以談空使西齋之道盛行全南
閩之風大变天柱高而坐不極雲氣溶溶海

宇濶而想莫想窮乎懷渺渺幸聞絶唱會有
賞音

均萬宗住法華諸山疏

前天王長老萬宗禪師乃徑山愚菴及公之
高弟得法於南楚悅公向潛通受經閱歲已
遠吳興法華禪寺久虛主席寺衆美愛請師
補處殊協輿情於是吾黨相率具疏以賀云
古以道為貴佛以位為重輕蓋士之出處恒
一於得喪忻戚何有哉今特不然惟位是貴
道非是貴進取者以請退爲隘請退者以進

取為汙各矜已得相詆互毀不啻里胥市販其可嘆歟果行止以時致志於道者或見有其人焉若我焉宗禪師李為時用所以古規出西麓之門嗣南楚之法靜固有意動亦無心茲狥衆所請住持覺城道場大闡法施以惠澤于群有允差人天齊慶宜爾宗社有光

順福源住台州天真江湖疏

學充乎己何患不成今名道濟于人要使得居高位時既至于子合行焉其行清如冰操

温若玉登入嫩菴之室佳声益揚再傳廣智之燈祥光煥發宜尔高提鉗斧不妨隨処住山用智以愚詎特鄉閭之敬藏辯於訥故多士俗之歆仝行石室龍湫咸振魔宮虎穴殷勤致賀堂曰山川阻修蒲伏出迎應念湖江舊好

述古道住苕溪廣孝諸山疏

大哉佛隴之學弘斯在人佛于天竺之門振六有子既花令器當際明時某人形山清奇性天朗霽百氏九流登雪旁達一心三觀棲

得正傳昔從
京国來歸皇皇古道久獨湖山偃臥渺渺乎
懷詎宜玩世而隱焉此合為人而出也得地
利道要期佛運重與集衆説經雨祝
皇國
永国輸車如風從者如雨至秋覩駱蓬萊在
東晃享在西不妨來往克狗衆望以慰同盟
復西原生焦山寺方外交疏
蘇翰林与紛公雅合情見乎詩王相国共元
老神交名存諸蘭景慕昔賢之遺烈允宜吾
輩之傾誠某學貫古今道忘內外奮神机而

全超迅電縱才辯而不讓奔瀾話已行於吳門声載揚於京邑吸江亭上會瞻後旧風光浮玉峯前佇看斬新氣象迩邇恍慨緇素樂從航一葦越渺蔓有約訪鍊丹之跡躡還危陟巘崿尚期尋瘞隺之銘毋我遠而永為好也

智海岩住太平萬壽江湖疏

萬壽本律院兵後衆散久為黄冠所占今年寺僧特奉

上旨復業遂革律為禪

大法垂秋危乎一絲九曷高才應世則若砥柱中流每仰昔賢想見今日某老成儀則暢遠襟懷侍香鍾阜山中曾哥小艷掌藏龍河寺裒載契玄機不惟真透閑人亦且善醫情法三十年道隐何異枯木寒岩一旦化行不起春風大地罔新旧剎檀奚明時既能顯正摧邪宜尔從禪幸律挺挺伸其慢屈孰与公手飄飄逐彼漚肉寧忘我也

一

椎藏主住積慶寺方外交疏

劉遺民結蓮社之盟高風益振白楽天領鳥

案之話卓識尤崇古者既亦有焉今人詎不能尔某襟懷明淨形儀老成早入教庠已解觀心觀具探禪海了知離相離名不走通途何由達观教即禪禪即教鉼盃釵釧同金心是佛佛是心桂巘岸烟供火坐斷三賢十聖掃室百界千如龍象交泰試看拈槌豎拂風雲際遇載聽出谷迁喬蔡杜有禪吾儕多幸

淨慈閑蔵主住衢州資忠杭州諸山疏

幡桃三千年始華遇時而發大鵬九萬里斯

學要運乃行學者積業居其躬才之應用遠
其道甚竹菴端子肅室親孫收得藏囊摩尼
亘天光燄掀翻門前湖水平地波濤把節益
頭豈惟約以処己入廛垂手要須出則為人
道既行於三衢君宜傳子兩浙越山陽峙載
聽氣象崇高矣也到江受坐祥鳴來枝頭言
鳳駕庶慰同盟

普光灝宗源住寶幢江湖流

海寶有時出興力能致也佛法無人演說智
可通乎故參者必求諸師苟成矣須行其志

某鷲峰風記北塔親傳古今羣集義熟胸中
父子一門道行異下以器授器猶德雲之接
善財是精識精如晉水之得大覺飲離香光
明殿便立如意寶幢長詩碧雲自互雜花之
富仰望明月孰与凌巍之高進以時退以時
頭頭合轍理無礙事無礙處處通達不忘湖
海繼來要看雲雷變化

上希古住護國江湖流

心外無法十方不間毫釐眼裏有蕭萬物真
遮影象皆你當仁久藏妙用何妨得位大闡

玄猷其返退今人心惟古道毋叅去薄嫡嗣
師勝資強載承受世親傳宗通說妙与其進
也實彼公言免而行之匪予私度破沙益金
聲玉振爛萬藤珠懷辯光將道價之喧天俾
宗綱之枝他江湖夜雨孰云逗鷺盟浜門户
春風垂喜李桃豔煖山川低邀總音不忘

聯狀江往袁州南泉大慈化寺　京城

諸山疏

古稱法道之盛惟大江以西故善知識者甚
衆獨百丈得大機於馬祖始立叢林清規天

下逮之萬安不易然江西列剎兵後湮蕪其規不振如髮茲南泉大慈化寺衆雖非舊而禮儀軌則尚有可觀故宰之者苟非有道不可秋江禪師寔受經之地亦嘗宰焉禪師老成古澹清慎明敏真透關人善窮晴法比分座于南京天界戒解而旋茲光衆請乃復宰之吁禪師既蒞其事宜力行古規夙夜懍謹叢林克畀以副輿望

江湖疏

乘駟馬過卅橋以見其志駕輕車就熟路過

順手情古既有人今皇無士某真金百棟奇材十圓煮鉄釘飯大接方来弄葛藤禅廣隨机應現光

京国皇祇得郷里之善名法天宮誠可擬萊林之古德証有為人以出要須得地而行歸欤故丘載見楯間芝秀廷於喬木莫是江上鷗閒

妙智院重建疏

里曰相城附東呉之地院名妙智肇開南宋之時散他方壯麗靡同然此処吉祥是最迷

干戈蹂鞠為瓦礫之墟旧建法幢悉作祇林之園若擬斬新氣象要因復旧規模苟能合於輿情庶不韋於吾頓殿堂門廡地設天成木石塼灰川奏雲委與之參与之度當逢伏義之人式如玉式如金允在　祝鑒之士

台州府寧海縣廣潤禪寺重建佛殿化疏　并序

寺在縣之瑞雲山昔曇猷尊者航海而來因見此山勝特宜建梵刹故异其葉焉歷歲弥遠大佛宝殿及旁守皆毀不足称其瞻仰难

以容祝釐之多士茲欲易新重建然其木石
工傭等費甚大非藉衆力焉能成之住山以
道禪師來
京都命余作疏以告四方留仁長者同道高
流伏望肯留題注共成勝緣則其福報不言
可知矣於是
燕山慶壽道衍不揣其來意歡喜合掌製之
以詞曰
伏以曇猷尊者肇開千載精藍釋迦如來原
建五極寶殿雕梲畫桷照日倚天碧瓦璇題

凌風震雨瑞雲地湧惟此處最吉祥摘星嶺
依縣衆山皆培塿然歲月之深矣柰果木其
壞手擬欲新之當求長者人心斯舉天道攸
從負施力富施金要見擅家度量左執斧右
執杖即看梓匠輪輿雅制作之惟新稱觀瞻
之如回衆庶多福者

皇萬年

嘉定縣由光顯慶禪寺備造疏 弁序

本寺宋乾道間能禪師所創後因觀音大士
靈木聖像顯著特異遂成大招提歷朝爲縣

之都祝聖道場叢為兵安門廡法堂僧道方丈座福衆室悉皆蕩撤惟大佛寶殿輪藏觀音二殿僅得不毀頻年奐行化募僧募同大力募萃不見其成功故茲特疏仰叩達官長者同道高流或一力或衆力共濟厥美斯為幸焉申之以詞曰

棟梵草建精籃孰寇其旨用一木支大廈豈曰後勞慨先賢刱業孔艱宜後人繼志惟允春茲鉅剎宏雄特冠吟域危攬聖師靈者香闡吳郡冥諸山會同之所歷三朝悠遠之年

城是人非衆屋顏手皆毀天長地久三殿巋
然獨存雖廢興之在人要乘除之有數旧規
欲復鳩用難周一諾千金処々會逢檀越三
呼
萬歲時々仰祝楓宸
遍菴法師化觀宦疏
夫郎歸會稽蓉幕肴捐貲以遺遠公詣匡阜
潯陽守叙寺而居集天下之英才仰方外之
高致惟我遍菴法師解超羣獻行擬辨臻
奉天殿說法還山何其榮也兩華堂奏功退

庵可謂高哉年來心開合造修之有地山宣

木落叅止息之無廬為弟子固當用心在交

朋亦宜戮力故于檀度欲建蒐裘行逢緣華

點頭去見璇題擢日刻蓮花漏修妙觀於六

時翻貝葉書說

庵齡於萬歲

注續補楞嚴經板疏

佛以心為宗本無法之可說人非言顯奚有

智而莫通惟首楞嚴大經冥諸菩薩了義七

徵八辯悟真性之常圓六解一亡示結妄之

同體神呪密秘非為紺黃配白之文妙旨甚深重演流水貫花之偈茲鋟于板將廣其傳惜散失以不全欲緝修而具備敬于檀度迺構棠梨庶擇匠以利之必使印而行也宣傳散施處處流布法雲讀誦受持人人令聞通心地功非小補福不唐捐

補怛洛伽山觀音禪寺修造疏 并序

茲山攝東南海上孤絕之處其地屬四明之昌國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也然

聖尼戞陽安因知烏山之址有潮音洞善財岩山之巔有盤陀石觀音岩三摩地寺靈蹟化鏡不可殫紀唐大中間有梵僧來即洞中求現燔十指盡菩薩為說妙法授以七寶色石山之名於是始著其後日本僧慧鍔自五臺山得菩薩像舟還其國至洞旁輒不動鍔以像舍于土民張氏家張睹神異遂捐所居為請不去觀音院宋元豐中王舜封使三韓至此颶風驟起鉅龜負舟將溺舜封懼江向山作礼隨禱即泊在還朝以事上聞於是朝

廷降金帛建寺於山之陽錫額曰觀音寶陀
寺故每歲三韓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諸
番之國雜商信使鉅艘一出由此取道謂之
放洋必皆致禱以求祐焉建炎間真歇了禪
師卑屋于寺之東榜曰孤絕菴遂主其寺紹
興乃請于朝革律為禪安衆行道大興其
業嘉定三年圓通殿摧佛照詔公奏聞蒙中
殿賜緡錢一萬貫爲構成先是公以潮音洞
求現者無措足地遂鑿石梵橋上聞將賜御
書圓通寶殿大士橋二額乃裒衆施建龍章

聞以秘之至元之大德二年內朝又加崇敬
頒賜白金重建寺宇飭江浙行省遣僚吏同
董其役咸為新之屢降祝香金銀繒綵幣寶
供具曾無虛歲寺宇極宏敞雄麗殆非人間
世所有然歲月綿亘海風山雨震蕩淋落日
就頹圮茲欲支傾補弊易舊圖新然所費非
鉅萬不能濟其用於是特流通于十方禮越
伏望廣開施門大書芳字豈不榮幸者歟故
申之以詞曰
圓通大士普現淨法界身補陀名山特彰聖

道場地紫竹林間堂聽月臭白花岩畔無听
潮音慧鍔師肇基於李唐始修律度真歇翁
拓宇於趙宋方闡禪宗湧殿蜚樓巖巖手侍
山照海廣堂客室凜凜焉怖晃鷲神物換星
移何日月之逝矣天荒地老奈朵木其坏手
佛稱仰觀皇生忻艷茲欲展夫頹持危之志
必須訪拔山扛鼎之雄若肯爲吾事濟矣
既易小而爲大當整舊以如新尤宜古佛降
靈雅遊衆生植福烟霞縈若真同閬苑蓬來
金碧煥然矣翅夜摩睹史載昌 像運茲衍

皇圖

普慶福田寺重興疏

國一勝巒之山由茲叔始宋照過化之地宜爾重丹棟瑩草現玉殿琦樓破徹崖涌龍宮海藏欲舉釣鰲之手必須扛鼎之雄輸金庚以傾箱倉大彰愷悌制剎榛而畚瓦礫煥發光明木石山儲磚灰沙委復睹舊時風月重闡此處鍾魚九夏安居幸衲子之身有托六時禪誦祝

聖主之壽無疆

南翔寺修造疏 并序

梁天監間有齊禪師者庋止於此日有雙鶴侍行人知其為異人莫少卿首為舍財刱寺當槎浦之上故老相傳為漢張騫乘槎之所其地川原平衍民物豐庶寺居其間為彼植福殿閣雄偉光麗日星衆不下五百多出名德寔東南之第一宝坊也宋端平間賜南翔額丞相鄭清之書至于歷代名公鉅卿高僧秀士若張商英簡北磵輩皆有題詠四方至今稱焉

聖朝洪武初為欠粮事抄籍官續奉
上旨撥還僧居為
國祈福然而大佛寶殿藏經殿彌陀殿觀音署賢等殿度鍾之樓說法之堂方丈香積三門兩廡雖衆室苟充歷歲既遠雨淮風擊榛頹樓圮茲欲構材鳩工支頹補敝所費不貲非大心檀越莫能成辦此功德事所以持疏徧干十方檀信王公大人富仁長者得綵筆點頭到吾事濟矣其福報寔在乎言轍後勉之以詞曰

博望侯乘槎之所冥日上游齊禪師卓錫之場蔚為望刹賜額雖從趙宋遺端乃出叢林危樓傑閣西映飛雲廣殿修廊璇題耀月象容五日開士曾同寫宕天台樂奏三千妙音何趣夜摩階史安珠事興幸靈光之僅存屋老僧殘欲公輸之重整既興素志須叩兼賢華座風生好使青蚨摩集階前月上喜聆白鶴後歸用轉法輪期資王度